



五禮通考



十九







五禮通考卷五十一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賈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

李燾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五十一

四望山川

附封禪

通鑑顯慶四年六月詔許敬宗議封禪儀敬宗請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后並配地祇從之唐書高宗本紀麟德元年七月丁未詔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冊府元龜麟德元年七月丁未朔詔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實有事于岱宗所司詳求茂典以從折衷其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諸王十月集東都緣邊州府襟要之處不在集限天下諸州明揚才彥或





銷聲幽藪或藏器下僚並隨岳牧舉送九月乙丑詔曰  
來年行幸岱宗州縣不得浪有煩擾其水淺可涉不可  
繕造橋梁所行之處亦勿開道路諸州及寺觀并百姓  
不得輒獻食

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二月壬午如東都十月丁卯  
如泰山

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春正月壬午幸東都丁酉  
幸合璧宮甲子以發向泰山停選五月以司空英國公  
李勣少師高陽郡公許敬宗右相嘉興縣子陸敦信左  
相鉅鹿男竇德元爲檢校封禪使冬十月戊午皇后請  
封禪司禮太常伯劉祥道上疏請封禪丁卯將封泰山  
發自東都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  
墓贈驃騎大將軍十二月丙午御齊州大廳乙卯命有

司祭泰山丙辰發靈巖頓

冊府元龜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發東都赴東岳從駕  
文武兵士及儀仗法物相繼數百里列營置幕彌互郊  
原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菴崑崙倭國及新羅  
百濟高麗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氈帳及牛  
羊駝馬填候道路是時頻歲豐稔斗米至五錢豆麥不  
列于市議者以爲古來帝王封禪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十二月丙午至齊州停十日丙辰發靈巖頓至于太岳  
之下庚申帝御行宮牙帳以朝羣臣

唐書高宗本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  
首以皇后爲亞獻壬申大赦改元

禮樂志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爲圓壇山南四里如圜  
丘三壇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王策三以



王爲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以金文王  
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  
冊纏以金繩五周金匱玉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  
璽石碱以方石再累皆方五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  
玉匱碱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  
闊一寸五分石檢十枚以檢石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  
七分印齒三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闊一寸五  
分檢立于碱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碱隅  
皆一尺碱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碱  
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  
又爲壇于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壇號登封壇  
玉檢玉牒石碱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爲降禪壇于社  
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加方丘三壇上飾以黃四方如

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略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  
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  
從文於是昊天上帝禱以蒼地祇禱以黃配禱皆以紫  
而尊爵亦更焉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上帝于山下之  
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園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碱  
聚五色土封之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已事升山明日又  
封玉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  
壇如方丘之禮以大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  
氏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率百官以登其帷帟  
皆錦綉羣臣瞻望多竊笑之又明日御朝覲壇以朝羣  
臣如元日之禮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  
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  
焉其後將封嵩岳以吐番突厥寇邊而止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既立爲  
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  
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  
先是有司齋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從  
中臺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各  
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于行宮四日致齋三  
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司  
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會其屬未後一刻設黃  
麾半仗于外壇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至其年十  
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注封祀以高祖太宗  
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  
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伏尋登封之禮遠邁  
古先而降禪之儀竊爲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

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妄愚誠恐未周備何者乾坤  
定位剛柔之義既殊經義載陳中外之儀斯別瑤壇作  
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薦芳實歸于內職况推尊先后親  
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參禋祭詳于至理有紊徽革  
但禮節之源雖興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遙圖且  
往代封岳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意在尋仙或以情覲  
名事深爲已豈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  
儀歸功于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創彝章妄謬處極闡  
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于蒸嘗義切奉先理光  
于蘋藻罔極之思載結于因心祇肅之懷實深于明祀  
但妾早垂定省已闕侍于晨昏今屬崇禋豈敢安于帷  
帟是故馳情夕寢睠羸里而翹魂疊慮宵興仰梁郊而  
聳念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宮內外命婦以親奉奠冀



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微誠已淹氣序既屬  
鑾輿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禋大禮冀聖朝垂則  
永播于芳規螢燭末光增輝于日月於是祭地祇梁甫  
皆以皇后為亞獻諸王大妃為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  
穀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  
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  
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  
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于  
月以陽燧取火于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  
謂之鑑燧之齊鄭元注云鑑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準  
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今司宰有陽燧形  
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祀

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  
井水替明水之處奉勅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  
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之法鄭元錯  
解以為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  
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  
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  
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  
便赴泰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  
至于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  
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  
有瓦罇秸席一時行禮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為未愜  
其封祀降禪祈穀上帝后土位先設橐秸瓦甒瓢杯等  
物並宜改用祠禱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准此



于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明夜明席皆以五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

冊府元龜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親祀昊天上帝于封祀之壇已巳帝登于泰山封玉牒于介丘庚午降禪于社首山皇后爲亞獻越國大妃燕氏爲終獻先是李勣許敬宗等議封禪儀注請以高祖太宗二座俱配昊天上帝詔從之壬申帝御朝覲壇受朝賀大赦天下癸酉帝謂羣官曰升中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謂求仙克禋或以巡遊望拜皆非尊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最甚老者填溝壑少壯染兵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先朝躬擐甲冑纘成大業掃除氛祲廓清區宇遂得四海宅心萬

方仰德朕丕承寶歷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屬國家無事天下泰平華夷乂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贊先勲情在歸功固非爲已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禮既畢深以爲慰公等休戚是同故應共有此慶欲與公等飲宴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即求相見仍勅所司撤幄帳施玉牀三品以上升壇四品以下縱列坐壇下從酒設樂羣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方止戊寅詔兗州置寺觀各三所觀以紫雲仙鶴萬歲爲稱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爲名丙戌發自太山改號封祀壇爲舞鶴臺介丘壇爲萬歲臺降禪壇爲景雲臺以祀日各有弄鶴及山呼萬歲之瑞故也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三年正月帝親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祀之壇如圜丘之儀祭訖親封玉策置石礧聚五



色土封之圜徑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以下升泰山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齋宮其明日親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為亞獻越國大妃燕氏為終獻翌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讌文武百寮大赦改元

案本紀是年三月改元總章

〔大唐新語〕高宗乾封初封禪岱宗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趨下而宮官執帷天后率六宮昇壇行禮帷席皆以錦繡為之識者咸非焉

上元三年二月詔今冬有事于嵩岳閏三月以吐蕃犯塞停之

案本紀是年十一月改元儀鳳

冊府元龜上元三年二月詔以今冬有事于嵩岳命有司修撰儀注務從典故閏三月詔以吐蕃犯塞停嵩岳

封禪之禮

舊唐書高宗本紀調露元年秋七月己卯詔以今年冬至有事嵩岳禮官學士詳定儀注冬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及奉職二部相率反叛庚申詔封嵩山宜停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宮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啓母巢父許由等祠十一月癸亥幸奉天宮時天后自封岱之後勸上封中岳每下詔草儀注即歲饑邊事緊急而止至是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

禮儀志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宮二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至七月下詔將以其年十



一月封禪于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于是議立封祀壇如圜丘之制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爲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闊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闊八尺下闊一丈四尺爲三重壇距外壇三十步內壇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壇之內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爲一壇飾以五色準封祀壇禪祭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爲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十步每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爲三重壇之大小準封祀爲埋堦在壇之未地外壇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壇于行宮之前爲壇

宮方三分壇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礧爲圜封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封大小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築土爲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有邸圭璧禪祭有黃琮兩圭有邸無璧又定登封降禪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天子圜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祭皇太子加封祀又衣服料云東封祀祭日天皇服袞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



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齋則服遠遊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馬上則進德冠服

冊府元龜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岳宜令禮官學士等審定儀注務展誠敬仍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有孝行儒學文武之士於是詔禮官議射牛之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唯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不可復行據封禪祀禮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鸞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祠所牢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若今祀前一日射牲事即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

故事即非親射之儀事貴隨時不可行用神功破陣樂及功臣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守真又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聖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陶甄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申嚴禁臣等詳擬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詔並從之尋以帝不豫改用來年正月行封禪之禮十月癸亥車駕幸奉天宮十一月丙戌詔曰朕聞仁者德之本叶亭育之至途禮者道之末乃帝王之餘事歷選往初詳觀曩躅惻隱以孚其化變通以會其神朕以虛薄祇膺寶位盱食宵衣懼忝于宗社如傷若厲佇濟于黎元每以皇基肇闢範圍覆載遺惠所覃昭格區宇虔荷靈



命嘗慮下虧鴻業遍刊羣岳不足上報元功已升聞于日觀思欵謁于天臺志在告成諒非爲已屬今茲豐稔方有事于嵩丘崇累聖之不績祈兆人之嘉佑頃者分使出巡存問風俗河南河北尚有十餘州旱澇加以朔方寇盜時或侵邊關內流離未能復業一物失所獨甚納隍數郡不寧豈宜備禮前欲以來年正月封中岳者宜停

蕙田案高宗非有封禪之志者特以席太宗之盛迫武后之請絕不復權其是非而昧昧爲之斯亦事理之至奇者矣禪地配后爲武氏亞獻地也慢神悖禮不可言矣遂致變亂不亦宜哉

### 右唐高宗封禪

唐書武后本紀嗣聖十三年

即武后萬歲通天元年

臘月甲戌如神岳

甲申封于神岳丁亥禪于少室山

王元感傳天授中元感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紹興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練洽

### 右唐武后封禪附

冊府元龜元宗開元十二年十二月辛酉文武百官吏部尚書裴濯等上請封東岳曰臣聞道協乾坤聖人之元德功存禮樂王者之能事故旁徵前載博考鴻名躬歷數之期遇天人之應莫不發號施令升中合符澤浸黎元以茂聲實者矣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握符提象出震乘圖英威邁于百王至德加于四海梯航接武畢盡戎夷之獻耕鑿終歡不知堯舜之力惡除氛沴增日月之光輝慶襲休榮雜煙雲之氣色靈物紹至休祥



省委江茅將部黍均芳雙觥與一莖齊烈固可以稽典  
訓設壇場悉符瑞之美答神祇之貺謙而不發雖在于  
聖心理則難辭孰違于天意臣幸遭昌運謬齒周行咸  
申就日之誠願覩封巒之慶無任勤懇之至謹于朝堂  
奉表陳情以聞帝手詔報曰自中朝有故國步艱難天  
祚我唐大命集于聖真皇帝朕承奉丕業十有餘年德  
未加于百姓化未覃于四海將何以擬洪烈于先帝報  
成功于上元至若堯舜禹湯之茂躅軒后周文之懿範  
非朕之能逮也其有日月之瑞風雲之祥則宗廟社稷  
之餘慶也天平地成人和歲稔則羣公卿士之任職也  
撫躬內省朕何有焉難違兆庶之情未議封崇之禮甲  
子侍中臣乾曜中書令臣說等奏臣聞自古受天命居  
大寶者必登崇高之丘行封禪之事所以展誠敬報神

祇三五迄今未之闕也是以高宗因文武之業盛岱亭  
之禮方冊所記虞夏同風聖移三朝年經五紀封崇之  
典缺而未修山川望幸屬在今日陛下靖多難尊先朝  
天所啓也承大統臨萬邦天所命也焉可不陟東岱禪  
云亭報上元之靈思紹高宗之洪烈則天地之意宗廟  
之心將何以克厭哉且陛下即位以來十有四載創九  
廟禮三郊大舜之孝敬也敦九族友兄弟文王之慈惠  
也卑宮室菲飲食夏禹之恭儉也道稽古德日新帝堯  
之文思也憐黔首惠蒼生成湯之深仁也化元漠風太  
和軒皇之至理也至如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麟介  
窮祥極瑞蓋以薦至而爲常衆多而不錄正以天平地  
成人和歲稔可以報于神明矣鴻生碩儒上章奏而請  
封禪者前後千百聖情撫揖天鑒未回臣等仰考神心



五十六  
傍採衆望封巒展禮時不可抑陛下縱不欲以成功告  
天豈不可以天休報德臣等昧死上請以聞帝手詔報  
曰夫登封之禮告禪之儀蓋聖人之能事明王之盛業  
也朕以眇身託王公之上夙夜祇懼恐不克勝幸賴羣  
公以保宗社至于休徵符瑞皆先帝遺慶朕何賴焉豈  
可以禮百神覲羣后備岱亭之禮展封祀之儀者哉雖  
誠精是達而宿心未暇臣乾曜說等又上言曰臣等考  
天人之際稽億兆之情以爲治定功成登封告禪鴻名  
盛則屬在聖明陛下讓德冲深未允羣議神祇闕望臣  
等懼焉且今四海和平百蠻率職莫不含道德之甘實  
咀仁義之馨香是以上帝聿懷名山望幸珍符薦至年  
穀屢登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自古受命而封禪者  
七十二君安有殊風絕業足以方今也然猶躡梁父登

泰山飛英聲騰茂實而陛下功德之美符瑞之富固以  
孕虞夏含殷周矣有何退讓逡巡于大禮哉夫昭報天  
地至敬也嚴配祖宗大孝也厚福蒼生博惠也登封紀  
號丕業也陛下安可以闕哉況天地之符彰矣祖考之  
靈著矣蒼生之望勤矣禮樂之文備矣陛下安可以辭  
哉故臣等願因神祇之叶贊順華夏之懇誠早稽舊章  
特垂新詔庶幾仲夏乘農之隙以展巡狩朝覲之儀則  
天下幸甚臣等昧死重請以聞帝又詔報曰夫治定然  
後制禮功成然後作樂朕承奉宗廟恐未克勝未能使  
四海乂安此禮未定也未能使百蠻效職此功未成也  
焉可以揚景化告成功雖欲答于神祇終候安于兆庶  
再省誠懇惻怵良深乾曜說等又再上言曰臣聞聖人  
者與天地合德故珍符休命不可得而辭鴻名盛典不



可得而讓陛下功格上天澤流厚載三五之盛莫能比  
崇登封告成理叶幽贊故符瑞異臻天意也書軌大同  
人事也菽粟屢登和平也刑罰不用至理也今陛下稽  
天意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是和平而不崇昭報至理  
而闕薦祖宗億兆之情猶知不可況上帝臨照神祇顧  
謬其可止乎願納王公卿士列岳縉紳之望迴命有司  
速定大典臣等不勝懇切敢昧死再拜上請以聞時儒  
生墨客獻賦頌者數百計帝不得已而從之丁卯下詔  
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  
成功三代之前率由斯義自魏晉已降迄至周隋帝典  
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闕千載寂寥封崇莫嗣物  
極而復天祚我唐文武二后應圖受籙泊于高宗重光  
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懷百神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虞

夏之風中宗弘懿鑠之休睿宗穆粹清之道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  
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郊以展嚴禋寶菽粟  
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業業非敢追美前王日慎  
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于巡守大典封禪鴻名願惟寡  
薄未遑時邁十四載于茲矣今百穀有年五材無眚刑  
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氳淳風淡泊蠻夷戎狄殊方  
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于闕庭奇獸神禽甘露醴泉窮  
祥極瑞者朝夕于林籙王公卿士罄迺誠于中鴻生碩  
儒獻其書于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兆同心斯皆烈祖  
聖考垂裕餘慶故朕得荷皇天之景祐賴祖宗之介福  
敢以眇身而顯其讓是以敬承羣議弘此大猷以光我  
高祖之丕圖以紹我太宗之鴻業永言陟配祇感載深



五十四  
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泰山所  
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爲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  
約以稱朕意所緣封禪儀注兵馬陪集並皆條奏布告  
遐邇

唐書禮樂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  
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  
山於是說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縯秘書少  
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刊定儀注立圓臺於山上  
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  
一丈二尺高九尺其壇臺四面爲一階又積柴爲燎壇  
於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  
南出戶六尺又爲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階如圜丘之  
制又積柴於壇南爲燎壇如山上又爲玉冊玉匱石礪

皆如高宗之制元宗初以謂升中於崇山精享也不可  
諠譁欲使亞獻已下皆行禮山下壇召禮官講議學士  
賀知章等言昊天上帝君也五方精帝臣也陛下享君  
於上羣臣祀臣於下可謂變禮之中然禮成于三亞終  
之獻不可異也於是三獻皆升山而五方帝及諸神皆  
祭山下壇元宗問前世何爲秘玉牒知章曰玉牒以通  
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  
曰朕今爲民祈福無以秘爲即出玉牒以示百寮乃祀  
昊天上帝於山上壇以高祖配祀五帝以下諸神於山  
下其祀禮皆如圜丘而卜日告天及廟社大駕所經及  
告至問百年朝覲皆如巡守之禮其登山也爲大次于  
中道止休三刻而後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稱具官  
臣某言請封玉冊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進昊天



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冊置于案以進皇帝受玉冊跪內之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侍中受寶以授符印郎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退復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匱之案于石臧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于石臧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以玉寶遍印引降復位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圓封其配座玉牒封于金匱皆如封玉匱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以金匱內太廟藏于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其禪于社首皆如方丘之禮

舊唐書禮儀志上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

禮官于集賢書院刊撰儀注元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于是張說謂徐堅韋縉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先后配享王者父天而母地當今皇母位亦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享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非古之制也天鑒孔明福善如響乾封之禮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為亞獻越國太妃為終獻宮闈接神有垂舊典上元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圯公族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園丘韋氏為亞獻皆以婦人升壇執邊豆滌黷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內難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須革正斯禮以睿宗大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禮郊祀既畢收取玉



帛牲體置于柴上然後燔于燎壇之上其壇于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因修改舊禮乃奏曰謹案祭祀之禮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燭蕭灌鬯皆貴氣臭同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物之初理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既云漢儀用牲頭頭非神俎之物且祭末郊皆升右胖之脅惟有三禮賀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脅九个足明燔柴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別燔牲體非于祭末燒神餘饌此則晉氏

以前仍遵古禮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納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辟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柴燔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爲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禮祀瘞埋亦請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元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參定儀注臣徐堅康子元等建議曰臣等謹案顯慶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狀稱祭



五十六  
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者臣等案禮迎神之義樂六變則天神降八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尚臭之義不爲燔之先後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則殷人尚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案顯慶中無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猶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損益者今案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案宋志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即周遵後燔晉不先燔無忌之言義乃相乖又案周禮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

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祭天特性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日各于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案顯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圭失特性之明文加爲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中書令張說執奏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觀顯慶以後既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



五頁  
以心為主心至則通于天地達于神祇既有先燔後燎  
自可斷于聖意所至則神于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  
裁定元宗令依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  
奏請郊壇時祭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燎柴瘞埋制從之  
時又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略曰  
舊禮侍中跪取匱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  
潔而尊神故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于人  
君太祝小臣也乃詔祝于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  
君以大臣故非禮案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  
裸事則沃盥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  
爲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  
今以侍中爲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儒  
爲之惠帝時閎儒爲之留侯子辟疆年十五爲之至後

漢樓堅以議郎拜侍中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  
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  
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  
謂之執獸子古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  
爲褻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宦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實  
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  
不息墜劍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  
人之意以薦于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  
儼況天人之際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  
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  
祝是禮矣何者案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  
士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尚書太常  
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



五真  
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于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微者用之于古而大體實變于今也案漢官儀尚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疎矣又曰舊禮尚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案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尚書令遊宴後宮從

官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祕書署中書監令舊尚書并掌制誥既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尚書之職今尚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既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元宗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帝服袞冕于行宮致齋于供帳前殿已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元宗御馬而登侍臣從先是元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于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于山下壇行事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



異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羣臣祀臣位于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于三初獻亞終合于一處元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耳于是敕三獻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于山下壇行事元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對曰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元宗曰朕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秘事宜將玉牒出示百僚使知朕意其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宗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

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癸巳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礧玉牒玉冊刻玉填金爲字各盛以玉匱束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納二玉匱于礧中金泥礧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東南爲燎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歲傳呼至山下聲動天地山下祀壇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雲物休祐皆是卿等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



又思慎終如初長福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頓有大風從東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元宗登太山日氣和煦至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元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于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迴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雲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於社首山帷宮之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幢幢上達內外歡譟元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

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太折壇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于石礪如封壇之儀壬辰元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僚二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賦頌者戎狄夷蠻羗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等王大食謝颺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二鑿齒雕題牂牁烏澣之酋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惟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于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



之靈作主往者內難幽贊而集大勲間無外虞守成而  
纘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  
求至理以弘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  
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  
太和泊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來庭麟  
鳳已臻將覺情而在藪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  
不德切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  
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  
舊章憲乾封之令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岳精意上達肸  
蠭來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  
獲展百神羣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  
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  
之惠澤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太山神爲天齊王禮

秩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  
採給近山二十戶以奉祠神元宗製紀泰山銘御書勒  
于山頂石壁之上其詞曰朕宅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  
懵于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心之浩蕩若涉于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  
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  
百辟僉謀唱余封禪謂孝莫大于嚴父謂禮莫尊于告  
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  
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讐九寓旌旗有列  
士馬無譁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于岱宗順也爾雅  
曰泰山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  
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  
于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



率厥典實欲報元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  
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于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  
封燎于山上冀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  
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于上帝配我高祖在  
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翌日禪于社首佑我聖考祀于皇  
祇在地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  
膺天符納介福羣臣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  
以德大渾協度彝倫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  
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  
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  
唯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  
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儆乃在  
位一王度齊象法權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

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時能以美利利天  
下事天明矣地德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  
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  
其曰懿爾幼孫克享上帝唯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  
有唐氏文武之曾孫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  
祿子孫其承之余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  
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必彼後患一夫不獲萬  
方其罪余一心有紿上天其知我朕惟實行三德曰慈  
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  
自謙者天益如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  
石冀後之人聽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  
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  
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



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祖稽  
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  
巍巍岱宗衛我神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恭已南面氤  
氲化醇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  
伐高匪德矜盛叙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  
姓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亭亭或禪云云其迹不見  
其名可聞祇適文祖光昭舊勲方士虛誕儒書不足佚  
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編錄德未合天或承  
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之絕巖播告羣岳于是中  
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壇頌禮部  
尚書蘇頌撰朝覲壇頌以紀聖德

冊府元龜開元十三年四月乙丑撫州三脊茅生有上  
封事者言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將欲封禪

問于夷吾夷吾對曰江淮間三脊茅生用以縮酒乃可  
封禪其將無茅桓公大慙而罷自歷千古今始一生昔  
昭王南征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則是其地其茅今  
高一尺至八月長足方堪縮酒特望聖恩至時令採用  
祭泰山并掘根于苑內植之時宰臣已遣使于岳州採  
沅江茅乃奏曰管夷吾爲桓公是諸侯不合封禪故稱  
茅以拒之及伐楚之日尊周室行伯道及責楚云包茅  
不入王祭不供若以茅爲瑞是不知經義臣等歷任荆  
楚博訪貢茅沅江最勝臣已牒岳州取訖今稱撫州有  
茅請移根入苑且貉不踰汶橘不過江移根苑中信是  
虛語望勅撫州且進六束與沅江相比用之帝曰可癸  
酉詔朝集使各舉所部孝悌文武集於泰山之下勅曰  
封祀告成爲萬姓祈福必資清潔以副朕心其行事官



五世  
及齋郎應致齋者宜令御史行齋切勿容疎怠有雄野  
雞飛入齋宮馴而不去久之飛入仗衛忽不見邠王守  
禮等賀曰臣謹案舊典雌來者伯雄來者王又聖誕酉  
年雞主于酉斯蓋王道遐被天命休禎臣請宣付史官  
以彰靈貺

唐書列傳張說爲中書令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  
儀及登封還詔說撰登封壇頌刻之泰山

唐張說封禪壇頌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  
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  
志美立碣祠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  
氣樸略因時歛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而無聞焉  
爾後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定之  
於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究其源致敬乎天地報其

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爲  
也閱曩聖之典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不成曷  
背道而靡失由是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王之略有  
七七者何傳不云乎道德仁義禮智信順之稱聖哲  
逆之號狂悖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錄之序二時會  
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是謂與天合  
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人且未許其如天  
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舜禹臣莫德於臯陶稷  
卨三臣備德皆有天下仲尼敘帝王之書繫魯秦之  
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秦承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  
不其效歟然秦定天下之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  
未忘庭堅之德也故大命復集於皇家天之贊唐不  
惟舊矣其興之也元靈啟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



舉撫來蘇以利見獲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伐殷之戰高祖創業四宗重光有德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蠢滋育氤氲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希景罄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於茲矣皇帝攘內難而啓新命戴睿宗而繼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義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民於變立土圭以步歷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謨之神化之然猶戰戰兢兢日慎一日約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工講習乎無爲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經門翼乎鸞鷟之列在庭毅乎貔貅之師居鄙人和傍感神寶沓

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軼牒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爲心不以物瑞爲意王公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於天故合於道前年祈后土人獲大穰間歲祀園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祚聖因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儲恩俟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勛羣臣固言勤帝知罪至於再至於三帝乃揖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誠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老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案隊八神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列萬戟林行霍獲燐爛飛焰揚精原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耆年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



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泣  
不圖蒿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還神華  
靈鬱爛漫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於岱宗祇祓齋宮  
滌濯靜室凝神元覽將歛太一議夫泰山者聖帝受  
天官之宮天孫愬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知萬類克  
升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六之而今七矣  
非夫等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并之甚哉先時將  
臻夫大封也累封壇於高岡築泰壇於陽陟夫其天  
壇三襲辰陞十二咸秩衆靈列座有次崇牙樹羽管  
磬鏞鼓宮懸於重壝之內干戚鈇鉞鉤戟戣戣周衛  
於四門之外伐國重器傳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  
金輅翠冒黃屋夾之於端路庶官百辟羗夷蠻貊褒  
成之後讓王之客敘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馬

金鏃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  
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羣臣於谷  
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  
天門臨日觀次沆壑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  
寅祀高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  
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金奏作佾羽舞撞黃鐘  
歌大呂開閭闔與天語請將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  
極勤恤蒼生招嘏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而  
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於中頂  
揚柴燎於高天庶衷誠而上達若憑焰而駕烟日轡  
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而隨人萬歲山呼從  
天而至地越翌日尊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大  
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有



青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人心不崇朝景福  
遍於天下然後藏金櫃於祔室迴玉鑾於上都煌煌  
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於斯之時華  
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岳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舉  
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乃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  
地無纖塵嚴冬變為韶景寒谷鬱為和氣非至德孰  
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今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謂矣  
或曰祭泰折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  
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  
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  
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承末光聆絕韻咀甘實  
漱芳潤爍元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

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吉甫亦莫能名待採彼  
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維皇則之率我萬國  
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徐堅傳元宗時堅充集賢學士從上泰山以參定儀  
典加光祿大夫

裴光庭傳元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  
京師空虛恐突厥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  
與謀對曰封禪所以告成功也成功者德無不被人  
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突厥非昭德也  
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  
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寶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贄幣  
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大臣使赴行在  
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



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  
突厥果遣使來朝契丹酋長與諸蕃長皆從行在東  
封還遷兵部侍郎

康子元傳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  
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  
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于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  
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  
賢侍講學士元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  
韋紹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  
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  
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齋福  
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起冬曦議  
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

挺不徙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耶議未判說  
請決于帝帝詔後燔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壻鄭鑑  
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  
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鑑  
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鑑無詞以對黃旛綽曰此泰山  
之力也

右唐元宗封禪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十二

四望山川

附封禪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八年百寮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并封西嶽不允

開元禮封禪儀

鑾駕進發

禪儀無此篇

皇帝將有事于太山

有司卜日如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

禮告太廟高祖祝文加封祀配神作主之意

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輶

于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圜丘壇如巡狩告至之



禮有司攝事

前期所司以太牢祭于太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

封云封于太山禪云禪于社首山齋儀同封祀

皇帝散齋于行

宮後殿四日致齋于前殿三日服袞冕結佩等並如圜

丘儀

百官如別儀

制度將作大匠先領徒于太山上立圜臺

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于圜臺上起方壇廣

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為一陛玉版長一尺

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牒為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盛

牒文中書門下進取進止所由承旨請內鑄其名檢等並如後制

郊社令積柴為燎壇于山上圜

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

戶方六尺又為圜壇于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圜丘之制

隨地之宜壇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壇外為三壇郊社

令又積柴于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為玉冊皆以金繩

連編玉牒為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

刻玉填金為字

少府監量文多少為之

又為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并檢

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為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取

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冊制度如玉櫃又為黃金繩

以纏玉匱金匱又為石碱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

五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碱旁施檢處皆

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

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檢石

碱皆長三寸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三道廣一寸五分

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石

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擬封印其檢立于碱旁當刻

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石碱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封

石碱

以石末和方色土為其封玉匱金匱石碱同用受命寶並所司量時先奏請出之

為距石十二枚皆闊

二尺厚一尺長一丈邪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分距碱



四隅皆再累為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碱上徑一丈二尺

下徑三丈九尺

禪禮制度將祭將作先于社首山禪所為禪祭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三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階上階廣八尺中等階廣一丈下等階廣一丈二尺為三重壇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碱玉匱金匱金泥檢距圓封立碑等並如封祀之儀

陳設前

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于山下封祀壇外壇東門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于東壇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壇之外道東諸王于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于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于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于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鄺公于南壇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于介公鄺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南向西方北方于介公鄺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壇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饌幔各

於內壇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之饌陳于東門外南方及西方之饌陳于西門外北方之饌陳于北門外

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壇之外如圜丘儀右校掃

除壇之内外

禪儀祭前三日尚舍壇長施大次于外壇東門內道北尚舍鋪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于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祭官于東壇外

文官九品以上于祭官東皇親諸親又于其東蕃官又于其東介公鄺公于西壇外道南武官九品于介公鄺公西蕃客又于其西襄聖侯于三品文官下有諸州使分于文武官後設陳饌幔于內壇東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饌陳于東門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于西門外其陳樂懸則樹靈鼓右校掃除又為壅

壅于壇

前祀一日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于山下封祀壇

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于公卿之南執事者位于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于壇上一位于東陛之南南向一位于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于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于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于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于懸南道東諸王位于三



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鄒公位于道西北面東上文  
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于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  
縣令又于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  
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方值文官皇親五等  
以上諸親三等以上于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  
諸州使人位于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北  
為上設諸位客使位于內壝東門之外東方于諸王東  
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于介公鄒  
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褒聖侯文官  
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于文武官後禪儀奉禮設御位于壇東  
南設祭官位于內壝東門  
外道南分獻官于祭官南執事者位于後設御史位二于壇東南面向令史陪後  
設奉禮位于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協律郎于壇上太樂令于北懸間並如  
常設望瘞位于壇東北從祭官于執事南皇親又于南諸州刺史縣令又于南蕃  
客又于南介公鄒公于內壝而門外道南武官于後蕃客于武官南設門外位于  
東西壝門外道南設牲榜于山下封祝壇之外當門西向蒼

牲一居前

正座

又蒼牲一

配座

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

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

以上五方帝座

又青牲一

明大

又牲一

夜明禪禮設牲勝于東壝外如式正座黃牲一居  
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勳牲一在南少退

設廩犧令位於

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  
祝史陪其後俱面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  
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罇於  
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壘二在壇上於  
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壘四在壇下於南陛之  
東北面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壘二在  
壇上皆於昊天上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  
壇設五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之左其內官每陛間  
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  
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內壝之內眾星每道間各散



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

五帝日月以上

之罇置于壝內官以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罇設于罇下禪儀設皇地祇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罇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罇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罇二在壇上正座罇東北向西上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濱俱山罇二山川林澤各屬罇二邱陵以下各散罇二皆于壇下皆加勺罇

設罇洗各于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于

壇東南俱北向罇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篚實以巾爵

設分

獻罇洗篚罇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罇罇

者各於罇罇罇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之上下罇

坵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

昊天上帝神座于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茅爲

神籍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于東方面向席以莞神座

皆於座首又太史令郊社令設五天帝日月神座于山

下封祀壇之上青帝于東陛之北赤帝于南陛之東黃

帝于南陛之西白帝于西陛之南黑帝于北陛之西大

明于東陛之南夜明于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五星

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座于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

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

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于第三等亦

如之布外官席位于內壝之內衆星席位于內壝之外

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

禪禮神位皇地祇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東

藁秸睿宗大聖真皇帝座于東方面向席以莞神州于第一等席以藁秸東

南方嶽鎮以下二內壝內各于其方嶽鎮以下于壇西南俱內向席皆以莞

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于樂懸之東西廂

禪禮無瑞物

省牲

器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斷

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坵

凡升壇者各由其陛

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

與祝史行掃除于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

備如常儀並如別儀

禪禮無五星以下羊豕餘同

鑾駕上山

禪無上山儀

前祀三



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圓臺東門外道北又于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羣官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帟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北向設羣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如祀禮設奉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內道南西

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撻一鼓為一嚴

三嚴時節祀前二日侍中

未明五刻撻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祀官

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

刻撻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鈇戟以次陳

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

官諸侍臣結佩俱詣行宮門外奉迎

侍中負寶如式

乘黃令進輦

於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袞冕乘輦

以出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輦前跪奏稱黃門

侍郎臣某言請鑾輿進發俛伏興退復位鑾輿動又稱

警蹕黃門侍郎侍中中書令以下夾引以出千牛將軍

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輿權停

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

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



八

又以玉匱金繩金泥盛于筐

凡六鑄  
之次太

太官令進饌者實諸邊豆簠簋各設於饌

禪禮自未明二刻下至掃除訖就位與夏至方丘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

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

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

入自東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

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



太常少卿陪從如常

大珪如攝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之

皇帝至版位北面立

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

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

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

以下皆如之

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

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

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鎮珪俛伏興

登

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

禪則皇地祇神座

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

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

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面向立樂

止太祝還罇所

山下封祀壇

其日自山下五步立人直至壇通呼萬歲以爲節候

祀日

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其屬以五帝及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坫所

五帝之王以四珪有邸日月以珪璧幣各依方色

良

醢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

五帝俱以太罇皆實以汎齊日月之罇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醴

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汎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青酒其元酒各實于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虞黑帝以元璜日月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幣皆從方色大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簋豆簠簋各

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於皇帝奠玉幣也封祀壇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

其先拜協者不拜



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祝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宮

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

圜鍾三奏黃鍾太簇姑洗各一奏之

舞文舞之

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各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羣官拜訖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陞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

自後接神之樂皆用雍和

饌至陞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

之豆降自東陞以出

昊天上帝之饌升自午陞配帝之饌升自卯陞

諸太祝迎引各設

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饌者降自東陞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壘洗盥洗爵等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陞訖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陞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昊天上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

皇帝每酌飲福皆作壽和之樂

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

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

冊文訖俯伏興

冊文並書門下撰進少府監刻文

皇帝再拜初讀冊文訖樂作

太祝進奠冊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座以下至終獻光祿卿降復位並如圜丘儀



皇帝將升獻太官令引饌入其山下封祀壇五帝日月  
以下之饌亦相次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  
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  
以出

木帝之饌升自寅陛火帝之饌升自巳陛土帝之饌升自未陛金帝之饌升自酉陛水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衆星之饌所由師長皆先陳布

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設訖  
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  
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於山上太尉之亞獻也封祀壇  
謁者七人分列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壘洗盥  
手洗匏爵訖各由其陛升俱酌汎齊訖各引降還本位  
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壘洗訖  
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醴齊各進跪  
奠爵於內官首座與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  
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壘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

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盞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  
官詣壘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醴齊以獻贊引  
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詣衆星酒罇所俱酌汎齊  
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  
引各引獻官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  
祝各進跪徹豆與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  
者俱再拜樂作一成止 燔燎終獻將畢侍中前跪奏  
曰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幣  
等就柴壇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  
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出  
贊引引祀官以下皆出其山下封祀壇獻官獻畢奉禮  
曰請就望燎位諸獻官俱就望燎位諸太祝各取玉幣



等就柴壇自南陛下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  
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訖奉禮曰禮畢獻官以下

皆出

禪儀皇帝既升奠玉幣下至跪奠爵俛伏與方丘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于神座之右東向跪又太祝一人跪

讀冊文訖俛伏與皇帝再拜祝文並書門下進少府監刻初讀祝文訖至配座

讀冊皆亦如之其拜奠並同方丘配座初讀冊訖至真土半壇太常卿引皇帝還

版位與方丘同

封玉冊

封檢

燔燎畢

禪儀皇帝既就望瘞位

侍中跪奏稱具官臣

某言請封玉冊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

侍近

者從升如式少府監具金繩金泥等並所用物

立于御側符寶即奉受命寶立于侍中之側 謁者引太尉進昊天

帝神座前

禪儀進皇地祇神座前

跪取玉冊置於案進皇帝受玉冊跪

疊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

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興侍中受寶以授符寶

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

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側身奉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

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礪

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于石礪內

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

以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將作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

又以五色土圜封後續令畢其功

禪儀

配座玉牒

真皇帝座跪取玉冊內金匱

封于金匱皆如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

從降俱復位

封禪還以金匱內太廟藏于高祖神堯皇帝之左室如別儀

太常卿前奏禮畢

祥瑞則太史監跪奏訖侍臣奉賀再拜三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

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

皇帝出東門

禪儀皇帝出中壇門

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

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

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以次出

復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引

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禪禮祭訖以奇禽異獸合瑞典者皆縱之神祝所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

將士不得輒離部位

轉仗衛於還



途如來儀二刻頃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  
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圓壇所  
權停乘黃令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宮並如園丘  
儀禪儀朝覲羣臣禪登訖行此禮禪之明日朝覲羣臣及岳牧以  
下於朝覲壇如巡狩儀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  
蓋警蹕侍衛入自北壇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符寶郎  
奉寶置於座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  
以下入就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  
作公至西陛就解劍席樂止脫舄跪解劍置於席興相  
禮者與通事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名  
等言天封肇建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  
壽無疆俛伏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壇詣解劍席跪帶  
劍納舄樂作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

贊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誥上公之  
東北面向稱有制上公及羣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  
慶與公等同之上公及羣官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  
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如巡狩儀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書左  
丞相蕭嵩等累表請封嵩華二嶽表曰臣聞封禪之運  
王者告成當休明而闕典乃臣子之深過伏惟神武皇  
帝陛下受命繼天應期光宅垂慶雲而覆露暢和氣以  
生成物荷深仁時惟天道文明之化洽矣穆清之風被  
矣淳源既泳福應咸臻盈于天壤昭于方策蓋非愚下  
所能頌美且天之在上日監在茲嘉大聖之神功降元  
符以表德恭伸昭報祇事升中古昔大猷孰先茲道臣  
等覩休徵以上請陛下崇謙讓以固辭事恐勞人抑其



勤願德音所逮自古未聞昔虞巡四岳周在一歲書稱其美不以爲煩寧彼華嵩皆列近甸復茲豐稔又倍他年歲熟則餘糧地近則易給况費務蓋寡咸有司存儲峙無多豈煩黎庶吏當首路以望屬車陛下往封泰山不祕玉牒嚴禋上帝本爲蒼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伏願發揮盛事差擇元辰先檢玉于嵩山次泥金于華岳天休既答人望見從上下交歡生靈幸甚臣等昧死敢此竭誠理在至公祈于俯遂無任惓欸之至謹詣朝堂陳請以聞帝固讓不從手詔報曰升中于天帝王盛禮蓋謂臻茲淳化告厥成功今兆庶雖安尚竭豐年之慶邊疆則靜猶有踐更之勞况自愧于隆周敢追跡于大舜頃年迫于萬方之請難違多士之心東封泰山于今惕厲豈可更議嵩華自貽慙恧雖藉公卿共康庶政永

惟菲薄何以克堪朕意必誠宜斷來表也

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九年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嶽三月辛亥華嶽廟災關內旱乃停封

冊府元龜天寶九載正月文武百寮禮部尚書崔翹等累上表請封西嶽刻石紀榮號帝固拒不許翹等又奉表懇請曰自今月辛亥至于癸丑累表誠祈請紀榮號聖心龔默冲讓再三臣等伏讀綸言退增祇慄敢重瀝愚懇期諸必遂臣聞聖人之言與春秋而同信上天之宰將影響而合符昭報不可以久稽成命不可以固拒今靈山警蹕望玉鑾之升中儒林展儀思金匱之盛禮發祥儲祉喻以封山人事天時不可失也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祖武宗文重熙累洽霑風化而砥礪在動植而昭蘇外戶不扃餘糧栖畝其



神功至道廣瑞殊祥前表縷陳安敢浮說夫修德以俟  
命勒功以告成將欲竭欵神祇雍熙帝載未爲過越也  
伏惟覽公卿之議考封禪之禮陟華蓋于翠微轉鈞陳  
于雲路泥金于菡萏之上刻玉于明星之前使三五六  
經復再聞于唐典七十二姓不獨紀于夷吾敷景福以  
浸黎元錫大慶而後天地蒼生之望也朝廷之幸也無  
任誠懇悃欵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帝手詔不  
許曰輕修大典所不願爲時或傳中旨請紀榮號何如  
空云請封西嶽乙卯羣臣又奉表請封西嶽曰臣翹等  
伏稽古訓上請增封再奉明旨未蒙允諾臣等承詔惶  
駭失圖臣聞省方展義君人之大典登封告成王者之  
丕業是以古先哲后道洽則封所以答神祇之功增兆  
庶之福無私于已故行之者不思必順于天故言之者

難奪敢昧萬責竭誠終請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  
武應道皇帝陛下紹文武之丕烈合君臣于昌運均雨  
露和陰陽四海無波而靜默羣生自樂而仁壽繇是德  
懷蠻貊澤洎昆蟲宗廟祀典罔不祇肅要荒殊俗亦莫  
不庭自皇王以來載籍所記未有混區宇窮禎祥地平  
天成德茂道洽若今日之盛者與固可告太平之功展  
封崇之禮故臣與王公侯伯黎老縉黃累陳白奏備竭  
丹懇豈謂聖恩猶阻皇鑒未迴伏奉癸丑詔書曰輕修  
大典所不願爲臣等戰慄匪遑寧處實以陛下功成道  
時和年豐太平也無爲清淨至理也允應大典豈謂輕  
修乎奉若靈命安可不爲乎臣等敢冒宸極重明其義  
竊以西嶽華山實鎮京國皇虞之所循省靈仙之所依



憑固可封也況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臨壇告陛下長生之錄發祥作聖抑有明徵又可封也昔周成王以剪桐爲戲唐叔因而定封蓋人君之言動有成憲斯事至細猶不忽也況陛下眷言封祀宿著神明道已洽于升平事未符于琬琰豈可抑至公于私讓棄誠信于神明乎固不可得而辭也日者封章累奉嘉應必臻一獻而甘雨流再陳而瑞雪降則知人天之意影響合符若然者陛下安得稽天命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讓太平不告其若休祥何至理不答其若神祇何伏願仰答天心允祇靈貺上以揚祖宗之盛烈下以副億兆之懇誠克崇上報永光大典臣等幸甚宗子又上表曰臣徹等伏見禎祥委積河海澄清長瞻北極之尊屢獻西封之䟽誠懇不達天鑒未從徘徊闕庭隕越無地陛下

再造區寓肇康生人與天合符與道合契故得靈芝表瑞玉版呈文九穀歲衍于京坻百蠻盡習其冠帶能事備于典策盛德光于祖宗升中告成是屬今日惟夫太華高冠羣山當其少陰鎮此西土自有虞巡守歷祀三千夏殷以還罕能肆覲陛下雖加進寵號增崇廟宇而大禮未施精意空潔又陛下頃歲建碑曰嘗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萬姓瞻予言可復也臣以爲天地之主豈徒言哉神祇候望故已久矣伏願俯順百辟兆人之請明徵刻石銘山之記暨遷萬乘降被三峯奠珪璧于中壇奏笙鏞于上帝使普天蒙福重賜無疆頻冒宸嚴並期必遂無任懇切屏營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凡三上表上乃許之丁巳詔曰以今載十一月有事華山中書門下及禮官詳儀注奏聞務從省便是載



三月西嶽祠廟災時關中久旱詔曰自春以來久愆時雨登封告禪情所未遑所封西嶽宜停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皇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尤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事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徑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雖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右唐元宗封禪

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己酉兗州泰山父

老及瑕丘等七縣民詣闕請封禪

雍熙元年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戊子羣臣表請凡三上許之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壬寅詔罷封泰山

扈蒙傳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于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爲郊祀遂行其禮議者非之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鵠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詔羣臣拜迎于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丁卯紫雲見如龍鳳覆宮殿戊辰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三月甲戌兗州父老千二百人詣闕請封禪丁卯兗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壬午文武官將校蠻夷耆壽



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封禪不允自是表凡五上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乙未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叅知政事趙安仁爲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丙申以王旦爲封禪大禮使馮拯陳堯叟分掌禮儀使曹濟川廣濟軍耆老二千二百人詣闕請臨幸五月壬戌王欽若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壬午詔緣路行宮舊屋止加塗暨毋別創癸未置天書儀衛使副扶持使都監夾侍凡有大禮即命之詔離京至封禪以前不舉樂所經州縣勿以聲伎來迓六月乙未天書再降于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于含芳園雲五色見俄黃氣如鳳駐殿上庚戌曲赦兗州繫囚流罪以下九月戊寅西京諸州民以車駕東巡貢獻召對勞賜之己卯以馬知節爲行

營都部署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乙酉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冬十月戊子上御蔬食庚寅以巡幸置考制度使副凡巡幸則命之是夕五星順行同色辛卯車駕發京師扶持使奉天書先道丙申次澶州宴周瑩于行宮戊戌許鄆齊等州長吏赴泰山陪位辛丑駐蹕鄆州神光起昊天玉冊上甲辰詔扈從人毋壞民舍什器樹木丁未法駕入乾符縣奉高宮戊申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己酉五色雲起嶽頂庚戌法駕臨山門黃雲覆輦道經險峻降輦步進先夕大風至是頓息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衮冕奠獻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于山下封祀壇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郁壬子禪社



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匣縱四方所  
獻珍禽奇獸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作會真宮癸  
丑御朝觀壇之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十一月  
丁丑帝至自泰山

禮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  
人及諸道貢舉之士八百四十六人詣闕陳請而宰臣  
王旦等又率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父老  
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五上表請始詔今年十月有事  
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太一宮及在京祠廟嶽  
瀆命翰林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知樞密院王欽若叅知  
政事趙安仁爲封禪經度制置使並判兗州三司使丁  
謂計度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修行宮道  
路皇城使劉承珪等計度發運詔禁緣路採捕及車騎

蹂踐田稼以行宮側官舍佛寺爲百官宿頓之所調兗  
鄆兵充山下丁役行宮除前後殿外並張幕爲屋覆以  
油帊仍增自京至泰山驛馬令三司沿汴築御河入廣  
濟河運儀仗什物赴衮州發上供木由黃河浮筏至鄆  
州給置頓費用省輦送之役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  
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馬拯爲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  
爲鹵簿使趙安仁爲橋道頓遞使仍鑄五使印及經度  
制置使印給之遣使詣岳州採三脊茅三十束有老人  
黃皓識之補州助教賜以粟帛初太平興國中有得唐  
元宗社首玉冊蒼璧至是令瘞于舊所其前代封禪壇  
址摧圯者命修完之山上置圜臺徑五丈高九尺四陛  
上飾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壇廣一丈圍以青繩三周  
燎壇在其東南高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



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圜丘制上飾以元四面如  
方色外爲三壝燎壇如山上壇制社首壇八角三成每  
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八陛上等廣八尺中等廣一丈  
下等廣一丈二尺三壝四門如方丘制又爲瘞瘞于壬  
地外壝之內以玉爲五牒牒各長尺二寸廣五寸厚一  
寸刻字而填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礧中金脆  
難用以金塗繩成之正座配座用玉冊六副每簡長一  
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簡數量文多少匱長一尺  
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纏金繩五周當纏繩處  
刻爲五道而封以金泥泥和金粉乳香爲之印以受命  
寶封匱當寶處刻深二分用石礧藏之其礧用石再累  
各方五尺厚一尺鑿中廣深令容玉匱礧旁施檢處皆  
刻深七寸闊一尺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纏

繩處皆刻三道廣一寸五分深三分爲石檢十以撼礧  
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纏繩其當封  
處刻深二寸取足容寶皆有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  
立礧旁當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礧皆五周徑三分爲  
石泥封礧泥用石末和方色土爲之用金鑄寶曰天下  
同文如御前寶以封礧際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闊二  
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道與礧隅相應皆再累爲五  
色土圜封礧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命直史館  
劉鍇內侍張承素領徒封圜臺石礧直集賢院宋臯內  
侍郝昭信封社首石礧並先往規度之詳定所言朝覲  
壇在行宮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陛陞南面兩陛餘  
三面各一陛一壝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又案唐封禪備  
法駕準故事乘輿出京並用法駕所過州縣不備儀仗



其園臺上設登歌鐘磬各一具封祀壇宮架二十虞四隅立建鼓二舞社首壇設登歌如園臺壇下宮架二舞如封祀壇朝覲壇宮架二十虞不用熊羆十二案又案六典南郊合祀天地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黜衣纁裳十二章欲望封禪日依南郊例泊禮畢御朝覲壇諸州所貢方物陳列如元正儀令尚書戶部告示並先集泰山下仍詔出京日具小駕儀仗太常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僕寺二百九十九人六軍諸衛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監三十七人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帝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幣內官而下別設六十六段分充案開寶通禮嶽鎮海瀆幣從方色即明皆有制幣今請封祀壇內官至外官三百一十人位社首壇嶽

鎮以下一十八位並用方色幣又南郊牲正坐配坐用特五方帝日月神州共用羊豕二十二從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數分充今請神州而上十二位用犢其舊供羊豕改充從祀牲又景德中升天皇北極在第一等今請亦于從祀牲內體薦舊制郊祀正坐配坐褥以黃皇帝拜褥以緋至是詔配坐以緋拜褥以紫又以靈山清潔命祀官差減其數或令兼攝有期喪未滿餘服未卒哭者不得預祭內侍諸司官除掌事宿衛外從升者裁二十四人諸司職掌九十三人其文武官升山者皆公服詳定所言漢書八神與歷代封禪帝王及所禪山並十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九月詔審刑院開封府母奏大辟案帝習儀于崇德殿初禮官言無帝王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



惓勞也禮畢帝見禮文有未便諭宰臣與禮官再議于是詳定所言案開寶禮則燔燎畢封冊開元故事則封礧後燔燎今如不對神封冊則未稱寅恭或封礧後送神則并爲誼瀆欲望俟終獻畢皇帝升壇封玉匱置礧中泥印訖復位飲福送神樂止舉燎火次天書降次金匱降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還大次俟封礧畢皇帝再升壇省視緣祀禮已畢便不舉樂省訖降壇仍詔山上亞獻終獻登歌作樂十月戊子朔禁天下屠殺一月帝自告廟即屏葷蔬食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音樂有司請登封日園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燿火將行禮然炬相屬又出朱字漆牌遣執仗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社首瘞坎亦設燿火三

爲準遣司天設漏壺山之上下命中官覆校日景復于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黃峴嶺岱岳觀各豎長竿揭籠燈下照以相參候辛卯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行次日如之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宮戊申齋于穆清殿諸升山者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次改服韡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列山下天書仗不上山與法駕仗間立知制誥朱巽奉玉冊牒及園臺行事官先升且以回馬嶺至天門路峻絕人給橫板二長三尺許繫綵兩端施于背膺選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給釘鞵供奉馬止于中路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綵繒相間樹當道者不伐止縈以繒帝每經陜險必降輦徒步亞獻寧王元偓終獻舒王元偁鹵簿使



陳堯叟從祀官點饌習儀于園壇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于園臺奉天書于坐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向帝服袞冕升臺奠獻悉去侍衛拂擢止于壇門籠燭前導亦徹之玉冊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讓開基太宗憂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車書固抑升中以延積慶元符錫祚衆寶效祥異域咸懷豐年屢應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燎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享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啓運大同惟宋受命太祖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冲人不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勤聽政一紀于茲四隅來暨丕貺殊尤元符章示儲慶發祥清淨可致時和

年豐羣生成遂仰荷顧懷敢忘繼志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天率禮祇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命羣官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上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臧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臧帝登園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即日仗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復齋于穆清殿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奉天書升壇以祖宗配玉冊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皇地祇無私垂佑有宋肇基命惟天啓慶賴坤儀太祖神武威鎮萬寓太宗聖文德綏九土臣



恭膺寶命纂承丕緒穹昊降祥靈符下付景祚延鴻祕  
文昭著八表以寧五兵不試九穀豐穰百姓親比方輿  
所資涼德是愧溥率同詞縉紳協議因以時巡亦既肆  
類躬承典禮祗事厚載致孝祖宗潔誠嚴配以申大報  
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  
品備茲禋瘞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  
帝配神作主尚饗帝至山下服韡袍步出大次癸丑有  
司設仗衛宮懸于壇下帝服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  
殿受朝賀大赦天下文武通進官勲減免賦稅工役各  
有差改乾封縣曰奉符縣宴百官卿監以上于穆清殿  
泰山父老于殿門甲寅發奉符始進常膳帝之巡祭也  
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  
紛委前祀之夕陰雰風勁不可以燭及行事風頓止天

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礮訖紫氣蒙壇黃光如帛繞天書  
匣悉縱四方所獻珍鳥異獸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  
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歡呼動天地改奉高  
宮曰會真宮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尊青帝加號  
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神聖各遣使祭告詔王旦撰封  
祀壇頌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園臺奉  
祀官並於山上刻名封祀九宮社首壇奉祀官並於社  
首頌碑陰刻名扈從升朝官及內殿崇班軍校領刺史  
以上與番夷酋長並於朝覲頌碑陰刻名

樂志大中祥符封禪十首

餘同南  
北郊

山上園臺降神高安 巖巖泰山配德于天奉符展  
栗翼翼乾乾滌濯靜嘉罔有弗蠲上帝顧諟冷風肅  
然



昊天上帝坐酌獻奉安 皇天上帝陰隲下民道崇  
廣覆化洽鴻鈞靈文誕錫寶命惟新增高欽事式奉  
嚴禋

太祖配坐酌獻封安 於穆聖祖肇開鴻業我武惟  
揚皇威有曜四隅混同百靈震疊陟配高穹明靈是  
接

太宗配坐酌獻封安 祇若封祀神宗配天禮樂明  
備奠獻精虔景靈來格休祥藹然於昭垂慶億萬斯  
年

亞獻恭安 因高定位禮修物備薦鬯卜牲虔恭寅  
畏八音克諧天神咸暨降福穰穰永錫爾類  
終獻順安 浩浩元精無臭無聲臨下有赫得一以  
清備物致享薦茲至誠泰尊奠獻夙夜齊明

社首壇降神靖安 至哉坤元資生伊始博厚稱德  
沈潛柔止降禪方位聿修明祀寅恭吉蠲永錫蕃祉  
皇地祇坐酌獻禪安 坤德直方博厚無疆乘陰得  
一靜而有常寶藏以發乃育百昌肅祇禪祭錫祉穰  
穰

太祖配坐酌獻禪安 皇矣聖祖丕赫神武秉運宅  
中威加九土德厚功崇頌聲載路陟配方祇對天之  
祐

太宗配坐酌獻禪安 烝祀柔祇報功厚載思文太  
宗侑神嚴配鐘石斯和邊豆咸在永錫坤珍資生爲  
大

又封禪四首  
導引 民康俗阜萬國樂升平慶海晏河清唐堯虞



舜垂衣化詎比我皇明九天寶命垂丕貺雲物效祥  
英星羅羽衛登喬嶽親告禪云亭

汾陰云星羅羽衛臨汾曲親享答賓生

我

皇垂拱惠化洽文明盛禮慶重行登封降禪燔柴畢

汾陰云告虔睢上皇儀畢

天仗入神京雲雷布澤徧寰瀛遐邇振歡聲

巍巍聖壽南山固千載賀承平

六州 良夜永玉漏正遲遲丹禁肅周廬列羽衛繞

皇闈嚴鼓動畫角聲齊金管飄雅韻遠逐輕颺薦嘉

玉躬祀神祇祈動為黔黎升中盛禮增高益厚登豐

檢王時邁合周詩

汾陰云方丘盛禮精嚴越古陳牲檢王時邁展鴻儀

元文錫慶雲五

色相隨甘露降醴泉涌

汾陰云嘉禾合

三秀發靈芝皇猷播史

冊光耀受鴻禧萬年永固丕基吾君德蕩蕩巍巍邁

堯舜文思從今寰宇休牛歸馬耕田鑿井鼓腹樂昌

期

文獻通考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答

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盛世承平豈能振

舉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

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

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令思其次欽若因請封禪

以鎮服四海誇示契丹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又言天瑞

蓋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之乎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遂以上意諭旦

旦龜勉而從

丁晉公談錄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

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為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

曰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口食

米二升半一日只支計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

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

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麵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

程百姓榮觀國家大禮固不可料率臣欲省司行文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

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



縣官位姓名蒸餉數目申來待憑進呈若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餉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于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過者是州縣官員僧道百姓可于經過本州縣處進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轎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軍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察問諸六軍或過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于軍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于軍士請令二則軍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倒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察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真宗聞之又甚喜于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路無闕誤真宗于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總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寔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謗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真宗聞之甚喜彌加睦遇首台掌武開之益多其奏議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癸亥以封禪慶成賜宗室輔臣襲衣金帶器幣十二月辛丑丁謂上封禪朝覲祥瑞圖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三年九月華州言父老二千餘人請幸西嶽冬十月庚

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右宋真宗封禪

禮志徽宗政和三年充鄆者壽道釋等及知開德府張為等五十二人表請東封優詔不允六年知兗州宋康年請下祕閣檢尋祥符東封典故付臣經畫時蔡京當國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他物甚備造舟四千艘雨具亦千萬計迄不能行

右宋徽宗封禪未行

明典彙永樂七年三月朔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薦道德功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太祖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



家不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  
得其所耳

十四年夏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訥言  
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  
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  
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聖  
望太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  
嘗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蕙田案封禪之事自宋以後無有踵而行者  
未必非成祖之言之力也且云聖經不言封  
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可知雄才大略之主  
舉動非可偶然成祖蓋以自況彼庸庸者固  
無足議耳前謂唐太宗之用心深遠至是果

驗

右明成祖論封禪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二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三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見曾

李徐總督直隸右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五十三

五祀

蕙田案五祀之祭見於經傳多矣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士喪禮禱於五祀是天子至士皆得祭五祀也月令五祀分祭五時孟冬臘五祀此祭之時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司服祭五祀則希冕此祭之秩也獨祭法著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有五疑焉曲禮天子祭五祀不云七祀儀禮士禱五祀不云二祀一也五祀與社稷同爲



地示之屬司命則屬天神泰厲則屬人鬼合  
 為七祀恐非其類二也諸侯不祭戶竈大夫  
 以下不祭中雷恐非推報之義三也既為羣  
 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天子有十四祀  
 諸侯有十祀矣四也五祀祭於宮中而以厲  
 參之五也祭法之說本不足信康成反以為  
 周制而以天子祭五祀為商制惑矣周禮五  
 祀難指為商制遂以為五官之神抑又惑矣  
 茲輯五祀門先經後史以諸儒辨論附於經  
 後覽者詳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注故書祀作禋鄭司農云禋當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三者宮中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為元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疏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

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農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述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為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

鄭氏鍔曰中雷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戶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之小神在地者故其祭亦自血始或謂天子七祀此祭其五何也予以為司中泰厲以禋燎祀之矣

黃氏度曰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

蕙田案鄭注以五祀為祭五官神非也血祭埋沈醢辜皆祭地祇左傳五官皆當從祀天神不在地祇內剛中謂五行之小神在地者信矣詳見後辨說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



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注五祀戶

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疏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又曰云五祀戶竈中雷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宮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

蕙田案鄭注此五祀與月令合是已乃又以為殷禮蓋惑於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之說而不能強同故彼為周禮而以此為殷制不知周禮但有五祀並無七祀七祀者禮記之言漢儒之附會耳烏足據依疏謂疑是殷制疑是周禮夫說經必有徵信豈可以已之疑而亂聖人之經哉故周禮曲禮王制一人

之注而三遷其說與郊祀之釋天帝同一病矣

宗元案五祀通乎上下乃五行之神之最切於民生日用者然井即水神人尤利賴何以冬祭行而不祭井程子謂古者八家同井蓋五祀皆門內之神井則非一家之所獨也然行亦非門內之神古人出門時原有輓祭以祭行道之神冬則役車其休矣何又祭行而反不及井哉考之淮南子白虎通諸書皆云冬祭井疑彼為是月令特采呂氏春秋之文未足據也然大雅后稷肇祀而云取羝以輓以興嗣歲正在烝祭之時則似冬之祭行古禮原是如此後得楊用修說謂行即井也八



家同井由家至井井開八道乃八家所行月令時訓特互言之而非有異雖亦曲解然實為妙悟也但鄙意北方之神本有二則冬之祭行可兼井直當並祀之亦無害於義爾至王平仲說以五祀為祭之小者而大宗伯之五祀乃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等可知欲從鄭氏五官之神在四郊之說則謬已五祀近而五嶽遠由近以至遠故先五祀而後五嶽其序當然何必復生一解乎且五官之神乃天神之屬宜從實柴禋燎之例而不當血祭則鄭氏益與經文為不合耳

王制大夫祭五祀

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屬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蕙田案鄭注大宗伯曲禮既不同矣王制所

言又與祭法相牴牾乃鄭復用祭法之說以為解既分殷周兩制更於周制中分有地無地之說支離甚矣且果如祭法所云諸侯大夫降殺以兩未聞大夫有地遂得上同諸侯也

通典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鄭又云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雷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于木祝融食于火該食于金修及元冥食于水勾龍食于土月



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官之祭也許慎云  
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非老婦  
也鄭元云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  
于竈陞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  
也今但就竈陞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  
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  
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  
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陞豈得為貴神乎特  
牲饋食禮云尸諤而祭饌饗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  
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  
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  
之器寘于陞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  
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

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歲所值耳又  
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謹過小神矣袁准正論  
以為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雷中雷土神也火  
正祀竈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奚為于人家  
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  
是記之誤也井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  
其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  
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雷凡  
五祀焉案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  
說蓋當時以行中間廢缺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  
月令中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  
家誤以井于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曰七祀五祀  
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  
竈而不祭井于事則有缺于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



是也又案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祖即行之義也

蕙田案通典殷制周禮尚沿鄭注之誤又謂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亦非也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緣社稷五祀同是地示之屬陰祀自血始故皆血祭若古之始造者則是人鬼非地示矣云祝融上公祭之竈陘為已褻以駁馬鄭五官之神之說甚善至云竈神是祭老婦為報先炊之義則非禮器老婦之祭嚴陵方氏以為祀竈配以先炊極是古人祭必有配門戶中雷行配祭不見于經大約以古之始造者為配耳

辨諸書五祀不同

禮記月令戶竈中雷門行祭法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春秋左氏傳勾芒祀融為收元冥后土百虎通門井戶竈中雷世本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荀子註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祠祠烝嘗及大裕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

陳氏禮書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



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輒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

祀之牲

牛牲

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

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

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醑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醑與酢矣老嫗之祭先儒以爲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攷也

蕙田案聖人之制祀典也報功爲重五祀者上棟下宇修水火之利而奠民居厚民生者也門與戶人所由以出入井竈人所由以飲食中雷人所資以覆庇是故戶奇而陽陽出祀之門偶而陰陰長祀之順時令也夏屬火



而祀竈冬屬水而祀井從其類也中雷爲土於季夏祀之時之中也所謂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若夫祭之神則五者之靈爲主而以有功于五祀者配之如竈祀火神而以先炊配類而求之門戶諸神亦可知矣乃禮文散失儒者妄援經傳凡祀之有五者比而同之不知人神之有勾芒等五官也宗廟之有禘祫與四時祭也五時之有迎氣也周禮之有司命司中也此皆王者之祭不可以通乎下所謂有天下者祭百神寧可舉之以爲五祀之證歟故言禘祫是以內而紊外舉五官是舍近而求遠首司命是以神而亂祗及大厲是舉異以瀆常陳氏謂諸經各有所指是也而

祭法則漢儒祖述國語之言尤不可信鄭氏昧其義乃于大宗伯曰五官于小子職引月令于王制言祭法夫先自惑也已況王制爲大夫之祭豈容有司命而反遺戶竈而周禮五祀上有禋祀祀上帝禋燎祀司命下有裸饋祠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若五祀已賅而存之其文不已贅乎雖然大夫以下不得祭五祀何也交神視其分行禮有其地致享備其物奔走賴于人士以貧且賤而爲之何以克盡其制以致神明之感格乎士喪禮行禱五祀先儒謂禱于平常所祭祀者意必有降殺于大夫之禮平日行之有事則告之猶宗廟之祭士以上有廟庶人則祭于寢焉耳若



夫祀行廢井是秦呂氏之謬也行者將出告祭舉無定時非常行之典且井以祀水故配于冬行而以冬又何所取義乎至于門之有礫攘也井之有祈祀也非正祭也大水之用牲于門也魯之燔柴于爨也失之誣也而五祀之正祭則固親于人而不可去垂諸典而不可紊考祀典者所當詳辨也

### 右通論五祀

禮記禮運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注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戶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疏降于五祀者所施政令降于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神既立中雷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

王氏安石曰出命而降于五祀居則中雷門戶食則有竈往來則有行自天子至于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蔣氏君實曰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蓋言門行有守内外有職而宮室以居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

疏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

方氏慤曰五祀出于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

馬氏晞孟曰五祀者中雷戶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也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疏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

陳氏祥道曰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

### 右五祀之義

禮記月令春祀戶祭先脾

注春陽氣出祀之于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于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

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與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疏春陽氣出祀之于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謂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于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于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八作神也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雷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戶祭中雷在于廟室之中先設席于廟堂之與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與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于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



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  
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  
主于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于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  
設主于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制  
制之脾與腎為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于主前云又設盛于俎西者盛謂黍  
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  
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禮皆三度祭  
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云祭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祭  
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  
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于初設與之  
筵前其時主已移于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  
始祭遷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  
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于奧及  
設饌筵迎尸皆在與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稷祭肉祭醴尸西者就尸處  
也其餘五祀所祭  
設主皆就其處也

蔡邕獨斷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  
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白虎通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  
出也

右祀戶

禮記月令夏祀竈祭先肺

注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

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東而設主于竈西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疏云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而西面北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需禮文云先席于門之東與謂廟門外西室之與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與以祀尸在尸內故祭在廟室之與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與各從其義云東而設主于竈西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西謂竈邊盛器之物以上為之云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蔡邕獨斷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之于竈祀竈之  
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與西東設主於竈西也  
白虎通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  
王長養萬物

論語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朱注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于竈西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

朱子語錄竈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于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攷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







復言于地上重復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甕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甕然庾蔚云復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雷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者開牖象雷故設主于牖下也五祀皆先席于室之與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向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蔡邕獨斷中雷季夏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雷雷神在室祀中雷設主於牖下也

白虎通六月祭中雷中雷者象土石中央也六月亦土旺也

郊特牲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注中雷亦土神也疏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于中

雷天子諸侯之國祭土神于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

張子曰家主中雷家非止卿大夫之家也祭中雷者祭其明也亦報天之義以不敢祭天故祭此明而已

周氏謂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雷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為主而有家者則中雷而已

論註疏中雷不同

郊特牲家主中雷鄭註中雷土神也

月令祀中雷鄭註中雷猶中室也祭法七祀孔疏中雷者主堂室神

禮弓掘中雷而浴孔疏中雷室中也

蕙田案中雷之說鄭氏解不同今合而考之月令註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是以名室為雷疏復穴謂窟居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累土謂之為復高地鑿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甕詩云陶復陶穴是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雷也許慎曰雷屋水流也孔穎達謂雷屋檐水雷之處夫古者復穴開上取明本在室之中央而雨從此雷入故謂之中雷後世易復穴為宮室則殿屋四注四面皆檐溜夏屋兩注兩面皆檐雷是檐雷與中雷之雷不同中雷在室中而檐雷在屋外特



因其為雨之所雷故亦名之曰雷而非古者  
中雷之雷也中雷之雷本在室中古人之祀  
原起于陶復陶穴之時雷既在中而中央之  
土神遂祀于此禮以義起也後世既有檐雷  
則雷不在室中而土神終當祀于中央故雖  
無復穴之中雷而仍以室中為中雷也鄭註  
郊特牲曰土神是對社言之而以神為尊也  
注祭法曰堂室居處之神是對戶竈門井言  
之而以宮室為重也注月令檀弓曰室中曰  
中室則專以居中之位言以合于中央土神  
之義也語雖各殊其意有在至檀弓掘中雷  
而浴疏掘室中之地作坎以浴蓋殷道與周  
人士喪禮掘坎于階閒不同不得以此而議

其矛盾也其餘經傳所載鄉飲酒禮磬階閒  
縮雷燕禮設洗匪當束雷又曰賓所執脯以  
賜鐘人于門內雷雜記祿者受爵于門內雷  
檀弓曾子弔于季孫涉內雷又曰池視重雷  
左傳三進及溜雖其地不同皆指後世屋簷  
之雷言與中雷之雷無涉陳氏禮書曰坊記  
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雷飯于牖下小飲于  
戶內大歛于阼阼遠于戶內戶內遠于牖下  
牖下遠于中雷則中雷為中室可知昔齊諸  
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  
雷亦中室也其論確矣乃程大昌郝仲輿謂  
中雷今人家堂檐天井中是不知檐雷特同  
雷之名而非古之中雷也



右祀中雷

禮記月令

秋祀門祭先肝

注秋陰氣出祀之于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于歲直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祖奠于主南又設盛于祖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疏云北面設主于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向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祖奠于主南設盛于祖東者皆約中雷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于與迎尸之也

蔡邕獨斷門秋為少陰其氣收藏祀之于門祀門之

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

白虎通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

備自守

右祀門

禮記月令

冬祀行祭先腎

注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轅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轅上乃制腎及脾為祖奠于主南又設盛于祖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知行在廟門外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蠲行自此以下皆中雷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轅壤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轅

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轅而遂行惟車之一輪轅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轅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北而設主轅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苦芻棘柏為神主也

蔡邕獨斷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于行在廟門

外之西拔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拔

上一作轅壤

右祀行

禮記月令

孟冬之月臘五祀

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獵取禽獸以祭五祀也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曰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冬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方氏慈曰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

右臘祭五祀

周禮春官

大宗伯

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祭五祀則希冕

注希讀為絺或作蕭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疏希讀為絺或作蕭



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為正也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禮記禮器

三獻文

注謂祭社稷五祀

三獻爛

注三獻祭社稷五祀 疏皇氏曰三獻之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凡薦是也至正祭薦爛之時又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時又祭血此文是也

白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餘不得用牛者用豕井以魚

荀子禮論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

注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禘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若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薦陳之物遵豆之屬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為待

文獻通考馬氏曰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

而若中雷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中雷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于其地義或然也而隋唐乃祀之于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蓋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則言凡祭五祀于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于宮中而正義則謂于廟者殷禮于宮者周禮蓋康成解經于制度之不脗合處則以為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為異同而正義所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義為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



即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它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雷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于其地猶云可也至于若司命若竈若行則于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即太廟之中為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王氏份曰月令以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祀門冬祀行為五祀而祭法則益以司命泰厲謂為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禮書云周官雖天子止五祀儀禮雖士亦祀五祀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則祭法所云非也但白虎通解五祀則以并易行論者謂并無輕于竈行不唯冬祀并為是程子亦謂行宇廊也其功幾何并人所重奈何遺其重者然朱子則主月令說且從之可也至所祭之地經無明文鄭氏則謂皆祀于廟蓋戶及中雷則先設席廟堂中廟室之與竈門行則先設席廟門外門室之與既各祭于其處乃迎尸于與而祭之蓋以其與之或在廟室中或在廟門外也故曰皆祭于廟然鄭氏注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于宮中與前說不合馬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也鬼神則所謂與者不在于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

### 右祀五祀之儀

### 周禮春官小祝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注杜子春云齋當為梁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

輒祭元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也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齋送也送道之奠謂將葬于祖廟之庭設大遣奠遣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因分此奠以告五祀言王去此宮中也子春云讀齋為梁梁謂黍稷以為道中祭也者引漢法為證後鄭不從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禮道中無祭法元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者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為五處祭也云王七祀者祭法文云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雷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案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求之依祭法士二祀

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

注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侯吉

也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初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有尸尸又飯至于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酹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殯哀戚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者



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脩勸也故迎尸入與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脩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燕氏云三飯不脩醑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與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脩至十五飯于時冢宰攝主酌酒醑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脩醑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脩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酌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

周禮夏官小子掌祈於五祀

注故書祀作禋鄭司農云禋讀為祀書亦或為祀元謂祈或為創用毛牲曰創

創覺禮之事也創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司士師職曰凡創則奉大牲賈疏知創是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

王氏與之曰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

蕙田案五祀各有處所未必另有宮兆東岩王氏之說恐是

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

儀禮既夕禮記乃行禱于五祀

注盡孝子之情

敖氏繼公曰謂此禱于平常所祭者也士之得祭五祀于此可見

呂氏大臨曰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特牲饋食禮記尸卒食而祭饔饗雍饗

注以尸享祭饗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饔饗享

者祭雍饗用黍肉而已無適豆俎

周禮春官甸人凡祭祀禋門用瓢齋

注禋營鄭所祭門國門也杜子春讀齋為案瓢謂瓢

齋也案盛也元謂齋讀為齊取甘瓢割去祇以齊為尊疏鄭知榮為營鄭者欲見祭神非一取營鄭而祭之義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

也故

地官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

故云凡以總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

易氏後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蕙田案歲時之門謂以歲時而祭門如每歲春祭門九門磔攘與夫禋門祈報之祭也受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春秋莊公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  
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杜注門國門也

儀禮聘禮釋幣於行

注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

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疏行者之先謂古始教行路之人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大夫雖言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然此謂乎地道路之神至于出城又有輶祭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祭山川之神有輶壇此祭行神亦當有輶壇月令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壇厚三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記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

行出國門止陳車馬釋酒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

脯之奠于輶為行始也詩傳曰輶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

教氏繼公曰道祭謂之輶者為既祭而以車輶之因以為名也釋輶者釋其所輶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為神祭之如士虞禮佐食為神祭黍稷膚祝祭酒

之為既祭乃與同行者飲酒  
于其側禮畢乘車輶之而過

周禮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輶王自左馭馭下

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

祭軌乃飲

注行山曰軫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履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

禁制馬使不得行也輶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輶輶磔犬也詩云載謏載維取蕭祭脂取羝以輶詩家說云將出祖道犯輶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輶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輶謂兩轡也輶當作軋車前軋也疏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輶之事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輶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軋前乃犯輶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軋并祭軋之軋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輶輶而去

詩國風飲餞于禰

毛傳祖而舍輒飲酒于其側曰饒重始有事于道也爾雅  
地名孔疏言祖而舍輒飲酒于其側者謂為祖道之

祭當釋酒脯于輶舍。輶即輶釋也。于時送者遂飲酒于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於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于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于輶為行始。詩傳曰輶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輶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于是餞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轡之而遂行舍于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輶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苦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輶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



馬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輶者輶壤之名與中雷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于輶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輶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犬馭云犯輶即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輶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于郊故知輶之而遂行舍于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輶聘禮于家又釋幣于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雷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輶異也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于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輶詩云取羝以輶聘禮云釋輶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輶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

### 大雅生民取蕭祭脂取羝以輶載燔載烈

傳取蕭合黍稷與達牆屋先奠而後

燕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輶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鄭箋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誼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燕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疏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燕燒之于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為祀輶之祭其祭輶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于郊以祭天也取蕭草與祭牲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輶祭而設羝宜與輶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燕之于行神之位正謂祭輶之位以輶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

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于輶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火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輶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輶祭亦有尸其燔炙者祀尸之羞故云為尸羞也此後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輶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輶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位在国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

### 右因事祭五祀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衛氏集說謂開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于壑復其本原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白虎通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

張子曰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于井反不祭井

語錄或問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朱子



曰然

羅泌路史漢志一戶二中雷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雷以季夏迨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絀行以行神特輒於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為允唯戶即兼門而井非家國可得廢者

右祀井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

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察小過作謹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于行歸釋幣于門士喪禮曰疾病禱于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疏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雷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為立七祀者前是為民所立與眾共之四時常祀及為羣姓禱祀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為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為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為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雷故為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眾也大夫眾多其鬼無後者眾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氏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曲禮文連于大夫五祀祀為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于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又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謹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謹告謂作謹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







于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故不同也

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雷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曰天子至於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於經者不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雷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

呂氏大臨曰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雷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則不合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於五祀

則自天子至於士皆祭五祀蓋一宮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厲與戶竈門行中雷謂之七祀而言涉怪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意三代之未嘗議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於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羅泌路史五祀門戶中雷井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唯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成以為商制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祀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有厲



命而去戶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為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為商禮祭法為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為羣姓祀為羣姓祀即自為矣烏有二哉記為羣姓立社又自為立社故說以為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為私禱其有是乎

蕙田案祭法立祀與諸經不合先儒辨之極是

### 右祭法立祀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蕙田案五官之神乃從五帝而食者左傳亦謂之五祀此與禮記周禮儀禮五祀不同特以鄭氏釋周禮徃徃引之故附著於此

### 右五官之神



通典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雷五祀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

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

牛門以犬升以豕

岳氏曰古有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于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于民也於古加嚴矣

文獻通考馬氏曰月令五祀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皆典祀之正者也至漢則其制已廢而郊祀志所載不經淫祀甚眾然武帝時李少君言祠竈則可致物物謂鬼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又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與注疏所言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其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之意畧同然其所以立祀之意則皆淫諂非禮之正也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祠門戶比臘

後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戶

山即厲也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

魏武帝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

晉武帝時傳元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雷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壇

蕙田案後魏之制祭門戶井竈中雷於明堂



見太和十五年詔

陳文帝天嘉中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案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元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于地故與埋沈鬻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園丘不宜重設制曰可

隋定祀典五祀為中祀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于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夏季土德王各命有司祭于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祭中雷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

冬中雷以季夏

開元禮祭七祀儀

各因時享祭之唯中雷季夏別祭祫禘之日備祭之如臘享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率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以北為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中爵太廟令與良醢令屬入實罇罍如常其執罇罍篚者各位于罇罍篚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罍篚者次入就位遂于堂上設饌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于座首各設于神座前于光祿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罍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于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



告于司命三陽照物四序唯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  
盛庶品明薦于司命尚享尸云時唯歲首升陽贊滯竈  
云唯時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唯孟秋升陰紀物厲云  
時屬實沈氣序清肅行云時唯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  
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于神座還罇所其七祀祝版  
祝史入讀之獻  
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並如上儀訖贊  
引引還本位于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 臘享  
祭七祀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  
具位姓名昭告于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今時和年豐  
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命戶竈中雷  
門厲行尚享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齊郎助奠餘如上儀  
祭中雷儀

季夏土王日祭中雷于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請祭官散

齋三日于正寢致齋一日于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  
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  
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于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  
向席以莞設神座于座首設酒罇于神座東南設洗于  
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  
巾爵奉  
禮設太廟令位于神座東南執事者位于其後俱北向  
西上設門外位皆于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爲  
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醢之屬入實罇罍太  
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  
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詣神座前西  
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  
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  
饌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



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于座首設于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罇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太廟令酌酒贊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中霤賴茲保養吐庶以安式荷神功祇率常禮爰以特牲薌合薌筭嘉蔬嘉薦醴酒明祀于神尚享訖興太廟令再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

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文獻通考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神宗熙寧八年詔寘太廟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七祀版位

宋史禮志元豐三年太常禮院請禘享徧祭七祀詔從之

詳定所言周禮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各隨所祭而服今既不親祀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其攝事之臣不繫其官

四年詳定郊廟奉祀所言案禮記祭法曰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



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  
雷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又  
傳曰春祀司命秋祀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  
俎也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元冕注謂  
宮中七祀之屬禮記曰一獻熟注謂宮中羣小神七祀  
之等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之服  
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則徧祭七祀其四  
時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卿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太  
廟牲以爲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戶于  
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于廟門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  
竈于廟門之東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雷于廟庭  
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門及厲于廟門外之西制肝于  
俎立冬祭行于廟門外之西制腎于俎皆用特性更不

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  
必薦熟親祀及臘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

政和時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  
豐儀臘享祫享則徧祭設位于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  
向北上議禮局言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所謂小  
祭祀即宮中七祀之類是也後世以有司攝事難于純  
用太牢猶宜下同大夫禮用羊豕可也又言社稷五祀  
先薦爛次薦熟至于羣小祀薦熟而已請宮中七祀止  
薦熟從之

王圻續通考金宣宗承安四年六月祭中雷

蕙田案續通考王圻稱元無五祀之祀今考  
明集禮載元制附祭七祀神位于廟庭中街  
之東西向其分爲四時之祭並與宋同唯中



雷則附于七月之祭特祭則偏設之每位籩豆各二簋簋各一尊二俎二

明集禮國朝用周制唯祭五祀于歲終臘享通祭于廟外其籩豆各四簋簋各一尊二共羊一豕一

明史禮志五祀洪武二年定制歲終臘享通祭于廟門外

續文獻通考二年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中雷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祐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周官五祀止于歲終臘享通祀于廟門外從之

八年禮部奏五祀之禮周漢唐宋不一今擬孟春祀戶設壇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祀竈設壇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雷設壇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

祀門設壇午門左司門主之孟冬祀井設壇宮內大庖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于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于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後定中雷于奉天殿外文樓前又歲暮合祭五祀于太廟西廡下太常寺官行禮王圻續通考成祖永樂以後五祀于四孟及季夏已而立春祀戶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祀竈大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後戊日祀中雷文樓前西向立秋祀門午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祀井大庖前南向以時皆遣內臣祭各少牢一歲暮太常少卿合祀于太廟丹墀西東向用少牢五案餘冬錄云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



以交神明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  
又非不可之大者乎

于慎行穀山筆塵曰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  
袷衿侍從僖宗之世始具襴笏至昭宗即位又命以  
冕服劍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  
以是假之也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  
爲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袷衿之遺也惟  
司禮之長遣祭中雷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  
爲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誓御自昔然矣

五祀儀

四孟及季夏分祭各羊一豕一禮神制  
帛一歲暮合祭共羊五豕五制帛五

司戶之神

宮內祭內  
官行禮

司竈之神

光祿寺祭  
內官行禮

中雷之神

神

宮內祭內  
官行禮

司門之神

午門前祭守  
門內官行禮

司井之

神

宮內祭內  
官行禮

歲暮合祭五祀

太廟西廡下東向  
太常寺官行禮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所謂門行戶  
竈中雷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元有凡祭  
五祀于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本朝于四孟享太廟各祭  
其一于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雷又于歲暮享廟命  
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每遇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于承天門  
外難曰門祭然即古人輒行之祀也是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  
歟

右歷代祭五祀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三

淮陰吳主摺校字



